



爱的小屋

idexiaowu



台湾写作界四小名旦

沈亚

春花秋月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号 172 号

书 名 爱的小屋·春花秋月
作 者 沈亚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河北方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20 千字
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数: 1—10,300 册

ISBN7—5059—2389—7 定价: 6.80 元 (套价: 40.80 元)

I·1745

I247.5
3597

《爱的小屋》系列之

春花秋月

沈亚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内 容 简 介

倩文从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叠汇票，收款人她从未见过。

他是谁？父亲为什么寄钱给他？

一个偶然的机会倩文出现在他的世界里，他很不情愿地讲了那个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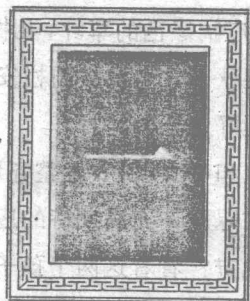
倩文看着他伟岸英俊的背影，她真不敢相信这个事实。

她留下来了，为他拾掇紊乱的生活，为他升起光明的太阳。

春雨霏霏，多少绵绵柔情溶化了生活中的不幸和创伤。

春花秋月，诉说着一曲曲爱之动人故事，点缀一幅幅美丽的画面。

一份轻松，淡雅的心情，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，给你一个纯洁、美丽的天空。



铛!

老爷钟敲了一下。

上午八点了。

倩文躺在沙发上，叹了口气，伸了个长长的懒腰，又闭上眼睛。

其实她一到基隆市就觉得疲倦，但有某种力量支持她把事情做完，直到现在，她还感觉到累。她一点都不愿意从舒适的沙发里起来。

“我想在这里躺几分钟，让眼睛休息一下……”她自言自语地说。

她睁开惺松的眼睛。

阳光从多格的玻璃流泻进来。她发现自己蜷缩在印花布面的沙发上，身上盖着被褥。这间客厅很大，一架豪华钢琴放在窗前的角落，靠墙边有一台电视，但她怀疑是否经常用，因为有一块孩子用的黑板立在电视屏幕之前。

令倩文困惑的是，这间迷人的客厅似乎有点熟悉。从窗子眺望出去，是一片广阔绿色的草坪，几株大树错落其间，还有一张野餐桌和一架秋千，全都被栅栏安全地围了起来。过了那栅栏，便是绵延好几里的绿野。

一对黑发小男孩和小女孩，衣着整齐地坐在一条板凳上，将碎面包屑扔给忙忙碌碌，充满期待的应更鸟。

她这是在什么地方？看着这两个孩子，她才想起这是在哪里，自己是怎样到这里来的。

她从报纸上发现了他写的招聘启事。

她离开家，四个小时便到了基隆市。

先将耗尽汽油的桑塔娜车开到加油站，此刻她只想坐下来，再也不要移动。

她发现通往柏仙住址的是一条崎岖的乡路，尤其是天快黑了，这可考验了她的开车技术。

倩文已经开得很疲劳了，她只在途中稍微休息了一下，便开始赶路。

直到她的胃开始唱空城计，她才想起从中午以后就没有吃东西了。

当加油站的服务生走过来时，她告诉自己要吃一客牛排，然后找一家汽车旅馆，明天再去见那个柏仙，那个勒索父亲的人。

年轻的服务员加满油箱后，她向他询问了路该怎么走。

她这才知道已很接近目的地了，太近了，用不等等到明天去找他。

她沿着高速公路开出城四公里，找到了要找的地方。

她坐在驾驶座上紧盯着那栋巨宅。它具有吸引人的乡村风味，是用石块和木板修成的家舍。座落在高大的松树、榆树，以及橡木之间。

倩文停下车，怀疑自己是否会陷入危险。

她把车子停在路边，引擎在薄暮中空转，她想到柏仙可能会凶恶地对她。

这个念头刺激着她。

倩文将车子驶入车道停在农舍的前面，然后踩过石路走向宽阔的门廊，她注意天已经完全黑了，灯光应该亮起来才对，难道柏仙不在家？或者他只是想引起别人的错觉。

真是的，她一定是开车开晕了头了！他根本不知道她的到来，何必假装不在家呢？

她正要举手按门铃，屋子里的灯却亮了起来，大门打开了。

倩文被这出乎意料的情况吓得屏不住气，接着看见一个男人站在走道上，她紧张得用力地咽了一口气。

这男人虽然称不上壮硕，但是他很高大，或许有一百九十公分，她自己有一百七十公分，所以面对大多数男人时，她并不觉得弱小。然而这个男人——尽管穿着褪色的长裤和运动鞋，以及有些陈旧的汗衫，却仍有那种令她倾倒的气质。并

不只是因为外表好看而已。

天知道，她从未多看英俊的男人一眼，而此刻。

她全身的每一根神经都开始紧张，她的理智完全被紧张的情绪所控制。然而不可理解的是，她同时有一种放松了的感觉。

倩文很快自后退了一步，她发现自己不该单独到这里来。

她不禁再往后退了一步。

“海，女士，你不能走。”

急促的呼唤叫住她。

她目瞪口呆地瞪着那个人，确定他没有轻举妄动，也不像要把她让进屋里的样子。不过这还不是使她取消打退堂鼓念头的原由，是他权威的声调，使她站立在原地。

那低沉而宏亮的声音，像一道舒适的暖流通过她的背脊。

半催眠似的，她有一股继续瞪着他的欲望，这无需否认：

他的确是她没见过的最英俊的魔鬼。他的黑发浓密而凌乱，脸夹轮廓俊美，玛丽和李铃一定会把他排在计分表上的最上端。

虽然在昏暗的门廊灯光下，倩文还是看得很清楚他的鼻梁挺直，脸颊削瘦；下巴方正而透着坚定，丰满坚毅的嘴唇和微微上扬的嘴角，透露出他的敏感。

她盯着他半闭的眼睛和长长的睫毛，他看起来一副想睡的样子，不过也可能正在打量这位不还之客。

“谁说我不能离开？”她一面反驳，一面把双臂交抱起来

挫住他的注视，不过并没有打算走。

“你就是早上看报纸广告打电话来的那一位吗？好像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比较老，我正认为你今天不会来了。”他挪动一下，握住门把。

“你不想讨论这份工作的内容吗？”

她一点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但转念又想，这或许是打听这个人的好方式。

“你是柏仙先生吗？”

她试图证明一下他的身份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嗯，那么，请告诉我这份工作的性质。”

他把门打开一点。

“请进。”

“谢谢，不过我们在门外谈就可以了。”她小声地说。

他昂起头，仿佛在倾听远处的声音，眼睛越过她，眺望着草坪，眉毛轻轻地蹙在一起。

倩文好奇是什么东西吸引他的注意，于是回头望了一下，却发现没有任何异样。

“听着，”他认真地说。“我不想丢下孩子，如果你肯进来，我就可以去看他们，不会耽搁太久的。”

“孩子？”倩文冲口问道。

他的视线回到她身上，额头的皱纹更深了。“孩子们。”他充满感情地重复一遍。

“卡特和丽莎，就是我请你工作的理由。”

“你请我当保姆？”她被搞糊涂了。

“我要你照顾孩子，兼做家务。”他似乎开始不耐烦了。

“你不是打电话来过吗？我告诉过你这份工作的性质，关于这点，相信报纸上也说得非常清楚。”

倩文是从报纸上看到这消息的，但她并没有打电话来过。

她并不打算为他工作，因此不必费心编造可信的藉口，但由于某种特别的理由，她听见自己说：

“嗯，呃，你知道……早上我并没有和你真正谈清楚，那是……是……我在一家杂货店听一个女人提起，是她看到那则广告的。她说她和你谈过后，发现这份工作并不使她感兴趣，而我需要一份工作，嗯，所以就向她要了你的地址。”就一个习惯讲真话的人来说，她撒的谎很逼真，她这么想着，但在还没有分清好坏之前，她注意到对方的嘴角垮了下来。

“那个打电话的女人……是因为我才改变主意，对不对？”

他问道，同时避开倩文。

她不明白这个问题，也不明白他脸上的表情。

“因为你？”

“因为我看不见。”他的语气很痛苦。

“她可能认为当我的管家，比当其他人的管家要麻烦很多。”

“他说什么？”

倩文简直不敢相信。

他会看不见？

这是不可能的，他精力充沛，看起来根本不像个失明人，倒是……蛮吸引人的。

他像一个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而且能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的人。

“你有沉默比言语的表达更清楚，她没有告诉你这部分，对吗？”他的笑容变得有些牵强了。“所以你现在也不要这份工作了！看来你开车来这里却毫无收获，抱歉，浪费了你的时间。”他加上一句略带嘲讽的话，转身离开门口。

倩文注视着他离开，仍然不敢相信这是事实，虽然视野不佳，她还是看得到一金发洋娃娃横放在走道上，一定是哪个孩子玩累了，把它遗留在那儿，四周还有堆洋娃娃的衣服。

柏仙一脚踩在洋娃娃上，要不是急忙抓住一张旧桌的桌角，他可能已绊倒了。幸好那张旧桌使他恢复平衡。

他步履不稳的样子中以说服她：他的确看不见。

倩文站在敞开的大门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？当柏仙差点绊倒的刹那，她对现有情况的模糊了解才豁然明朗。

那男人厌恶地转向倩文的方向，然后蹲下在橡木地板上摸索，直到找到那个娃娃和一堆衣裳为止。她看到他沉默地将那堆东西抱在手臂里站起来，整一整衣服，重新站好，然后又差点跌倒。天知道还有多少障碍在前面等他。

倩文试着告诉自己这不干她的事，无论怎么说她认为这

个男人敲榨过父亲。她原来并不认识他。而是从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了他的名字。

那天，吴叔把箱子放在起居室的地板上，用鞋尖轻踢了一下。

“都在这里了，孩子。你父亲留下的东西全部在里面。我遵照你的要求，都保存在箱子里。”

倩文动也不动地坐在沙发里注视那只箱子里。

“五十多岁的生命，也没有留下多少可以纪念的东西，不是吗？”

她父亲的老友摇着灰白的脑袋。“遗物并不多，很抱歉，孩子。”

“嘿，别向我道歉，吴叔。我很庆幸父亲去世之前有你在身边……也感谢他去世之后，有你整理他的住处和衣物，以及为他做的每一件事。”她哽咽起来。

在突然的静默中她听见吴叔的歔噓。

温暖的春风吹动窗帘，搅动室内的空气，轻轻地吹着她的发梢和后颈。

倩文微笑了一下，她的幽默感又浮现出来，“吴叔，你不为我高兴了我正要继承家族珠宝呢！”

吴叔坐在陈旧的修闲椅中，试着挤出笑容，他们都知道七个月前老先生去世之时，并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给这

唯一的孩子。

事实上，父亲一向身无恒产，终其一生如此。倩文苦乐参半地承认，他一直都是失败者，他只在不得不工作的时候才工作，而且只在不喝酒的时候才工作。他若不是在这个城市贫困潦倒，就可能是从一个地方飘泊到另一个地方，年轻时他因为满足现状而没有离乡，但也可能是因为太懒了。

她回想起了父亲同住在那栋旧公寓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，自己经常去摇醒他，逼他注意自己凌乱的生活。

甚至在她母亲在世时，他就没有一点进取精神。

“你不看看这些文件吗？”吴叔催促道。她陷入阴暗的回忆已经很久了。“并不是我催促你，当你通知我来的时候，我还希望你能待一星期，但是你说你只能喘一口气就要赶回台北市？”

并非真有什么紧急的事在等她。

那天是周末，到星期一她才必须回保险公司上班，而且她最要好的朋友也出城了。

她只是无法忍心呆在那儿和吴叔谈论父亲的过去。

她一面暗自叹息，一面离开沙发坐在地毯地上。

她穿着印地安式的的长裤，交叉着修长的双腿，卷起条纹衬衫的袖子，然后把那只箱子拉近。

“我真的必须现在看完吗？还是可以把这些东西带回家，再放在架子上十年或廿年？”她半开玩笑地问。

“恐怕你必须看完。”吴叔以一种神秘的口气回答，完全

不像他平常的口吻。

她开始检查父亲保存的几样东西。

一只火柴盒，里面装的是母亲平常戴的项链上散落的珍珠；还有倩文收到的每一份成绩单，以及她十岁时送给父亲的圣诞礼物，那是一条俗气的领带，上面印着国旗的图案；还有就读中学时，她参加赛跑获得的蓝带奖牌。

倩文抚摸着那光滑的领带，记起她父母在参观那场赛跑，比赛完毕之后，她的父亲带他们去吃惊卡路，那天他没有酗酒，她的母亲第一次看来年轻而没有烦恼。

她把注意力拉回到那只箱子上，倩文觉得喉咙很干涩。箱子里有父母的结婚证书——她自己的出生证明——她母亲的死亡计闻，那是十年前倩文十四岁时，从台北的地方报纸上剪下来的。

倩文决心从悲痛中拨出来，她抑制住感情翻着一本支票存根——那是一串曲折的就业史，——然后拿起一札文件，内容打在半透明的纸上，再用绳子扎起来。“这是什么？”

吴叔耸耸肩：“我想你们能知道。”

她摇摇头，甩一甩浓密的黑发：“看起来像购买汇票的收据。”

她拨弄着那些单据，发现是由台北市的一家银行所开立的。

这些款项全部是寄给一个叫柏仙的人的，金额从一百元到两百五十元不等。

她惊讶了，父亲居然花那么多钱在房租，食物以及酗酒之外的事物上。

那些收据按月持续4年多，直到他去台北的那个月为止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，吴叔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吴叔坐在沙发上。

“有没有可能爸爸向他买什么东西？”

“比方说，买一件很贵重的东西，一下子不能付清全部债款，采用分期付款的方法。”

“我没有看到他买过什么贵重的东西。至少法院没收他的驾驶执照，而他又把车卖掉之后就没有买过。他那台电视画面不清楚，就送给了别人，说是因为负担不起修理费。”

“那为什么他付这么多的钱给这个……这个叫柏仙的人？”

“你认识这个人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不过我这里有一张刚买的报纸，上面好像有他的地址。”

吴叔把那张报纸给了她。

不知怎么，她脑子一下子有了某种奇怪的想法，父亲是不是受了他的敲诈，父亲有什么把柄留在他手上。

她决心找到他。

父亲怎么可能受这个人的威胁？他根本看不见！父亲为

什么要送钱给他？

倩文来把这些问题搞清楚。她走过去。

“得有人教教你的孩子把玩具捡起来才行，柏先生，否则你可能会摔断脖子的。”

他转过身来面对着她，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，但她猜想他大概很惊讶她还站在那里。

“丽莎很少乱扔东西？”倩文轻声反问。

他的表情变得很复杂，认保护的姿态抱着手里那堆东西。

“那是因为……最近家里比较乱。两个孩子都需要时间适应生活中的变化。”

她想知道他失明多久了——如果他指的生活变化便是失明这件事的话——不过她不知该怎样说。

“总之，”他防卫般地继续说，“你不能要求一个五岁的孩子和不满四岁的孩子，处处表现完美，就算在最好的环境下也不能要求。”

倩文想了解这个人……但不同于她平常和男孩交谈的心情。

她为难地想着，却发现自己问道：“你的太太呢？她不替你东西捡起来吗？”

“要是我有太太，就不用请人来照顾卡特和丽莎了。”

他回答道，然后又似乎担心自己谈得太多。

当他抬起下巴平视她时，她看得很清楚，一双没有光泽的灰色的眼睛。

“听着，女士，我没有时间谈这些，而且我相信不必你来告诉我说我错了。如果你对这份工作没兴趣，请关上门自行离开。”

他停顿了一会儿。

又说：“要是你有偷窃的想法，那么可以趁早打消这个念头，因为我已经锁上所有值钱的东西，自从上一位管家偷窃被我发现之后锁上的。”

倩文陷入尴尬的境地，她真不敢相信，真会有人从盲人和孩子家中偷东西。

她望着他走过通道，背脊挺直，头抬起，不禁直觉地欣赏这个人。她一直望着他，直到他从通道中消失。

倩文陷入沉思。

她钻进停在屋外的车子，然后坐在黑暗中没有发动引擎。她的思绪一直停在屋子里那个人的身上。她并没有打算离开，部分原因来自他的奇特的吸引力，那不仅是他的外表而已。

他的骄傲令她担心——他居然拒绝她的帮忙。她发现自己很为他担心，如果没有人来应征他们将怎么办？

现在已经很晚了，今天是不会有人来应征的，他们会煮饭吗？

她不由自主地打开车门，穿过草坪和门廊一面告诉自己，除非找到自己从大老远来的答案，否则她是不甘心回去的。

她悄悄地走进前门，踮着脚尖走过客厅，发现他正在现